

馬的故事

列·托尔斯泰著



新譯文叢刊

馬 的 故 事

(黑爾斯托米爾)

列·托爾斯泰著

兆星、序東合譯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五年·上海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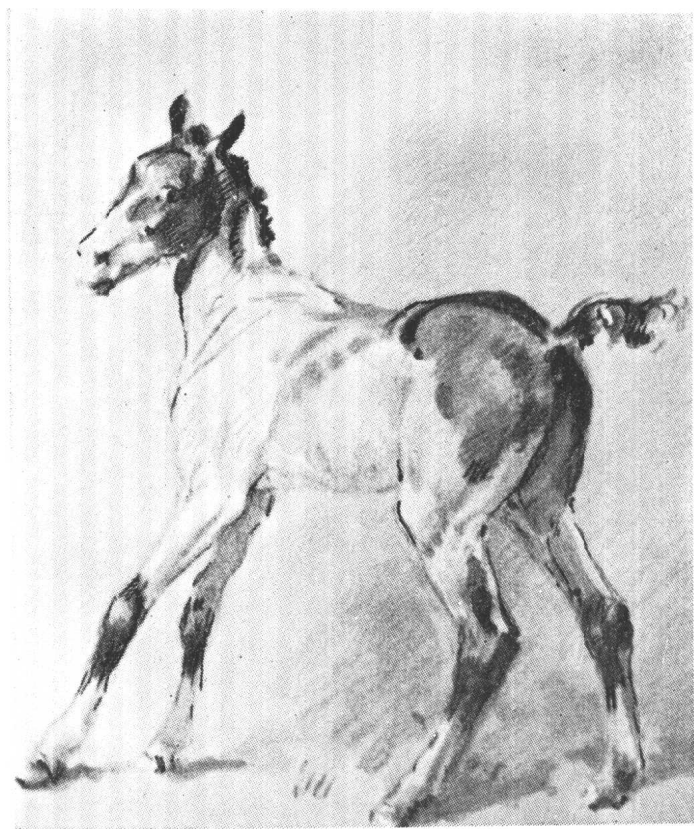
馬 的 故 事

定價二角三分

著 者	〔俄〕 列 · 托 爾 斯 泰
譯 者	兆 星 、 序 東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大沽路 383 弄 32 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 7X1092 1/34
印張: 2
字數 35,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1—10000



原書名 Холстомер—История Лошади
原著者 [俄] Л. Н. Толстой
原出版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1.
插圖 係根據 Г. К. 薩維茨基原作複製

內 容 提 要

作者通過一匹花斑驢馬的身世，描繪出了牠在各種主人家裏所遭遇到的不同的生活。作者不僅道出了驢馬的痛苦和快樂，同時寫出了牠對於愛情的渴望。這裏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驢馬的各種主人的各種不同的性格和他們對待驢馬的各種不同的態度。

馬
的
故
事

紀念M·A·斯塔荷維奇^①

① 這篇小說的情節是M·A·斯塔荷維奇，『夜牧』和『騎手』的作者想出來轉送給列·托爾斯泰的。（原註）

第一章

天空越來越高，朝霞流散得越發開了，沒有光澤的銀色露珠顯得格外的白，鐮刀似的月兒越發黯淡，森林變得更加嘈雜了。人們開始起身，老爺的馬院裏更頻繁地傳出來噴鼻子聲，麥稽上的響聲，還傳出來馬兒氣忿忿的、尖銳的嘶鳴。他們聚在一起，爲了什麼在吵鬧着。

『啊！來得及的呀！餓了嗎！』老牧馬夫說，打開了軋軋作響的門。『往哪兒跑？』他大嚷了一聲，向要從門口鑽出來的一匹小牝馬揮着手。

牧馬夫尼斯奇爾穿着一身哥薩克上衣^①，攔腰束着一根鑲有金屬飾物的皮帶，皮鞭圈在他的肩膀上，包在毛巾裏的麵包扣在腰間。他雙手捧來了鞍子和馬勒。

馬絲毫也不驚慌，也沒有因牧馬夫嘲弄的語調而覺得自己受到了什麼侮辱。他們裝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從容不迫地離開了院門。只有一匹黑褐色而雜有斑塊的長鬃老牝馬

① 這種衣服很寬大，長到膝。

貼起一隻耳朵，向後轉得很快。這時，站在後面的一隻幼小的牝馬，她本和這事絲毫無關的，却尖嘶了一聲，用臀部把碰上來的頭一匹馬撞了一下。

『啊！』牧馬夫又更響亮、更嚴厲地叫了一聲，向院子的角落裏走去了。

馬圈裏所有的馬匹（他們約有百來匹）中，有一匹花斑驕馬很有耐性地、孤零零地站在遮簷下的角落裏，眯着眼睛，舔着棚舍的橡木柱子。誰也不知道這匹花斑驕馬舔到什麼味兒，但是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的神情顯得非常嚴肅，若有所思。

『搗蛋！』牧馬夫仍舊用那種口吻對驕馬說，他朝驕馬走去，把馬鞍和磨得發亮的鞍褥放在驕馬旁邊的糞上。

花斑驕馬不再舔了，一動也不動地、長久地望着尼斯奇爾。他不笑，也不生氣，也不蹙額頭，只是扯動整個腹部，沉重地、深深地喘了一聲，避到一邊去了。牧馬夫抱住他的脖子，把馬勒給他套上。

『喘什麼？』尼斯奇爾說。

驕馬搖了下尾巴，好像在說：『就是這樣，沒有什麼，尼斯奇爾。』尼斯奇爾把鞍褥和鞍子放在他身上，這時驕馬把雙耳貼起來，可能是在表示自己的不滿，就因為他這樣，人們罵

○ 把耳朵向後貼在頭側。

他是壞蛋，把肚帶^①給他勒緊。這種時候，驢馬要把肚子鼓起來，可是人們把手指插到他嘴裏去，用膝蓋撞着他的肚子，結果，他又必須把氣吐了出來。儘管這樣，但當人們用牙齒來勒緊肚帶的時候，他又一次地把雙耳貼起來，甚至還回頭瞪一眼。雖然他知道這是沒用的，但他認為還是要表示出他是很不高興這個的，並且要常常作這種表示。當給他套好了馬鞍的時候，他伸出去一隻腫着的右腿，也根據一些特殊的想法嚼起馬嚼來，因為他現在已經曉得馬嚼裏是不可能有任何滋味的。

尼斯奇爾踏着短鎧爬到驢馬身上，解開皮鞭，把哥薩克上衣從膝下拉出來，以馭手、獵人、牧馬夫的一種特殊姿勢騎在鞍上，就拉起韁繩來。驢馬昂着頭，表示準備出發到所吩咐的地方去，然而却站在原地不動。他知道，在跑之前，尼斯奇爾坐在他身上，還要大聲的給另外一個牧馬夫瓦西卡，給馬許多的吩咐的。真的，尼斯奇爾叫起來了：『瓦西卡呀，瓦西卡！把母馬放出來，怎麼呀，你到哪兒去了？鬼傢伙！噢！在睡吧！把門打開來，先讓母馬跑出來』等等。

大門軋軋地響了起來。瓦西卡氣忿忿的，睡眼朦朧，抓着一匹馬的韁繩，站在門柱旁邊，把馬羣放出來了。馬一匹跟着一匹，小心地在麥稻上踏着，嗅着麥稻，開始跑過去。這是些

① 束在肚上的皮帶。

幼小的牝馬，週歲的牡馬^①，乳馬，大着肚子從門裏小心地穿過去的臃腫的母馬。幼小的牝馬有時兩兩三三的、互相把頭放到背上擁擠着，腳從門裏急急跑過，因此，每一次都受到牧馬夫們的叱罵。乳馬有時奔到陌生的母馬的腳下去，嘹亮地嘶鳴着，回答着母馬短促的嘶叫聲。

一匹幼小的牝馬是個頑皮的姑娘，一當跳出了院門，便把頭低下來歪到一邊，翹起臀部，尖嘶一聲，但是畢竟不敢跑到那匹灰色的、沾滿了蕎麥的老朱耳得芭的前面去。朱耳得芭踏着靜靜的沉重的步子，肚子左右擺動着，像平常一樣在所有的馬前穩穩地走着。

幾分鐘內，那麼生氣勃勃的、滿滿的馬圈空了，很淒涼。空了的棚舍的柱子悲傷地豎着，現出來一堆揉爛了的、混着馬糞的麥糟。儘管花斑驢馬看慣了這種空虛的景象，但它也許引起了他的傷感。花斑驢馬緩緩地、彷彿鞠躬似地把頭低了下去，又抬了起來，儘着肚帶容許的程度喘了一聲，跛着彎曲而發僵的腿，瘦削的背脊上馱着年老的尼斯奇爾，跟着馬羣慢吞吞地走着。

『現在我知道，我們一上路的時候，他就要打火了，把鑲銅的、有小鍊子的木煙管抽起來。』驢馬想。『我高興這個，因為在有露珠的清晨，這種氣味使我覺得舒服，使我回憶起

① 這種牡馬，是剪去了鬃和尾毛的。

許多愉快的事情，可惜的只是老頭兒在牙縫裏咬着煙管的時候，總是神氣十足，側坐着，一定是側坐着，在想着什麼心思；而我這邊卻是很痛的。不過，上帝保佑他吧，我爲了他人的歡樂而受苦也不是新近的事啊。我甚至開始從這裏面尋覓着馬的一種樂趣哩。讓他去抖威風吧！可憐的人。要曉得，當着沒任何人看見他的時候，他才裝得勇敢哪，就讓他側着坐吧。」騙馬議論着，小心地踏着彎曲的四條腿，在路中間走着。

第二章

把馬羣趕到讓他們吃草的那條河邊，尼斯奇爾就爬下來，卸了鞍子。這時，馬羣慢慢的沿着還沒踐踏過的草地散開去。草地鋪着露珠，蒙着水蒸氣，它是從草地和那條迂繞着草地的河流裏蒸發上來的。

從花斑騙馬身上取下了馬勒之後，尼斯奇爾在騙馬的頸下搔了搔，騙馬爲了回答，爲了表示感謝和滿意，便閉上了兩隻眼睛。『喜歡哩，老傢伙！』尼斯奇爾說。騙馬搖了搖頭，表示同意。他絲毫不喜歡這種搔癢，只是由於禮貌假裝出他高興這個罷了。但是尼斯奇

爾，忽然，完全意外地，沒有任何原因，也許是臆測到這種過分的隨便會引起花斑驕馬對自己的意思有一些歪曲的想法，把他的頭一下子從自己身邊推開去，揮起驕馬的勒，用它的扣子把他瘦削的腿打得很痛，一言不發地向小丘的樹樁那兒跑去了。他經常是坐在那樹樁旁邊的。

雖然這種行為傷了花斑驕馬的心，但他却沒有顯出任何樣子來，他緩緩地搖着脫了毛的尾巴，嗅着什麼，只是爲了散散心咬咬草，走到河邊去了。他對周圍被早晨弄得高興得舞蹈起來的那些小牝馬、週歲的牡馬和乳馬一點也不注意。他知道，先空着肚子好好地喝足水，然後再進食，尤其在他這個年紀，這比什麼都衛生些。他選擇了一處傾斜一點的、寬敞一點的河岸，踩濕了蹄和距毛，把嘴伸到水裏去，從破裂了的兩片嘴唇中咬着水，鼓動着膨脹的兩脅，由於滿意而微微地擺動着露出尾根的、毛很稀的、有斑紋的尾巴。

褐色的小牝馬，鬧事鬼，時常逗弄着老頭子，隨便做些使他不愉快的事情，這時她便在水裏向老頭子走過去，好像是爲了自己的方便，其實只是要當他的面把水弄渾。然而花斑驕馬已經喝夠了水，彷彿沒有注意到褐色小牝馬的心意似的，安靜地把陷住的脚一隻隻拔出來，抖了抖頭，離開小伙子到一旁去吃起來了。他用各色各樣的姿勢伸着四脚，不踐踏多餘的草，幾乎腰也不伸地吃了整整三個小時。他吃得這樣飽，他的肚子就好像一隻麻袋在瘦削而堅硬的肋骨上面懸着。他把軀體平均支在四條疼痛的腿上，儘可能的減少疼痛，尤其是右

前腿的痛，那隻腿比其他幾隻更軟弱無力；他入睡了。

有偉大的晚年，有令人討厭的晚年，有悲慘的晚年。有令人討厭和偉大混在一起的晚年。花斑驢馬的晚年正是這後一種。

花斑驢馬身材很高大，不低於兩尺三寸[○]。他的毛色是黑花斑的。他原來是這樣，可是現在這些黑斑塊變成暗褐色的了。他的斑紋是由三個斑塊組成的：一塊在頭部，一直到頸部的一半，鼻旁有一塊斜的白斑。粘滿了牛蒡的長鬚有的地方是白的，有的地方是黑褐色的。

另外一個斑塊順着右脅一直到腹部的一半。第三個斑塊在臀部上，佔據了尾的上部，一直到兩腿的一半。殘留的尾毛是灰白的、雜色的。巨大而瘦削的頭沉重地低垂在瘦得彎曲了的、彷彿木頭似的頸子上；兩隻眼睛上面都有深深的窩，從前被弄裂了的黑嘴唇下垂着。垂下來的嘴唇裏現出來咬傷了的、帶黑色的舌頭，現出來磨損了的殘缺的黃黃的下齒。兩隻耳朵，有一隻被割破了，低垂在兩側，只是偶而懶懶地扇動一下來驚走那些馬虻。額前的一縷鬚，還是長長的，朝後搭在一隻耳朵上；顯露出來的額頭皺紋很深，毛參差不齊，寬大的下顎上的皮像一些袋子似的懸着。頭上和頸上的筋脈紐結成一些疙瘩，馬虻一接觸就要掣動一下，抖起來。臉上的神情是嚴肅而堅忍，沉思而痛苦的。他兩隻前膝彎得像弓似的，兩蹄上

[○] 這兒是俄羅斯長度單位，一俄尺等於〇·七一一公尺。

都有疣狀塊；有一半是斑塊的那隻腿^①，膝蓋旁有一塊拳頭大的肉瘤。兩隻後腿比較乾淨些，但是也有些擦傷，顯然這些地方很早已經不長毛了。四隻腿的長和身軀的瘦不相稱。肋骨雖然是堅硬的，但這樣的凸出，繃得這樣緊，以致看起來皮是乾乾地貼在它們之間的凹地方。肩胛間的隆起處和背脊滿是老的傷痕，後面還有一處新的、紅腫的、正在潰爛的瘡；脊椎骨明顯地露出來的黑色尾根翹着，長長的，幾乎是光裸着。褐色的臀部上，靠近尾部，有一塊巴掌那麼大的、叢生白毛的傷口，好像是咬傷的；另外一處的傷是刀傷，在前肩胛骨上。後腿的膝部和尾已由於長期的腹瀉弄得骯髒了。全身的毛雖然很短，却都直直的豎着。儘管這匹馬的晚年是令人討厭的，但你仔細一看之後，會不自主地思索起來；內行的人呢，會馬上說這是當時的一匹出色的馬哩。

內行的人甚至還會說，俄羅斯只有這一種品種才能夠有這麼寬的骨頭，這麼大的後股骨，這樣的蹄子，這麼細長的腿骨，這樣的頸子，主要的有這樣的頭骨，這樣的眼睛——又大，又黑，又光亮，頭、頸旁邊有這樣純血種的筋脈隆塊，有這樣細薄的皮和細的鬃毛。

毛的雜色使他顯得更衰老。這些令人討厭的、衰老的特徵，和感到自己過去的美貌與氣力而產生的安然自信的神情可怖地組合在一起。的確，在這一匹馬的形象裏，在他身上這種

① 這斑塊是第二塊斑塊順着右脅延到右前腿上來的。

可怖的組合裏有一種偉大的東西。

他好像一座活的頹垣似的，孤獨的站在有露水的草地中間，離他不遠的地方傳來了散開去了的馬羣的蹄聲、噴鼻子聲、年輕的牝馬的嘶鳴和尖銳的叫聲。

第三章

太陽升得比森林還要高了，照着草地和河灣晶晶地發亮。露水漸漸乾了，結成了水珠。早晨最後的一縷霧氣在小沼附近和森林上空的某處，像煙似地散着。幾朵烏雲在捲縮着，但是還沒有風。已經出穗的綠綠的裸麥，在河那邊像鬚似地豎着；有新鮮的青草和花的氣息散發出來。從森林裏傳來了布穀鳥嘶啞的咕咕聲，尼斯奇爾攤開手脚仰躺着，計算他還有多少年可活。一些百靈鳥在裸麥和草地的上空直飛上去。一隻落在後面的野兔陷在馬羣中間，跳到空闊的地方之後，就坐在灌木林旁傾聽着。瓦西卡把頭鑽在草裏打盹，小牝馬們繞過了他，沿着低地散得更開了。年老的牝馬們響着鼻子，在露水上踏出來一條明顯的跡印，總是挑選那沒有任何人來打擾她們的地方，但已經不進食了，只是咬咬可口的小草。整個馬

羣不知不覺地朝同一個方向移去，又是那匹老朱耳得芭穩穩地走在前面，表示出還可能走得
更遠些。年青的、頭次分娩的黑馬姆斯卡不停地嘶叫着，揚起尾巴，向着自己淡紫色的、在她
旁邊四膝顫抖地蹣跚着的乳馬打着鼻息。黑褐色的獨身的臘土托奇卡毛好像緞子似的，很
光潔，發着亮。她低垂着頭，把黑絲絨般的前鬃遮住她的額和兩隻眼睛，和草玩着——把草
咬斷，又丟掉它，用一隻露水沾濕了的、毛茸茸的腳踢着。有一匹大一些的乳馬也許在給自
己想着什麼樣的遊戲，把短而鬆曲的小尾巴像帽上羽飾似地①翹着，在自己母親的周圍蹣跚
跑了二十六次了。他的母親早已摸熟了自己兒子的脾氣，平靜地嚼着草，只是偶而用一隻大
而黑的眼睛斜視着他。最小的乳馬中有一匹，黑色，大頭，前鬃奇怪地豎在雙耳之間，小尾巴
還是朝在母腹的那個方向彎着。他豎着雙耳，遲鈍的眼睛停住不動，站在原處，聚精會神地
注視着那匹疾跑而又後退着的乳馬，不曉得是羨慕呢，還是在譴責他為什麼要這麼做。有的
乳馬用鼻子頂着吸着乳，有的不知道什麼道理，不顧母親的呼喚，用小小的、笨拙的急步一直
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似乎在尋覓什麼，然後不知道爲了什麼停住了，用激烈而尖銳的嗓子嘶
鳴着；有的並排地側臥着，有的在學着吃草，有的用後腳在耳後搔癢。兩隻孕馬單獨地走
着，緩緩地移動着腳步，還在吃。顯然她們的地位很受其他馬兒的尊敬，沒有一匹年青的馬

① 原文「l'arceau」，是由法文「Panache」轉來，是軍帽上的一種羽飾。